

刀尔登

不必讀書目



对旧观念中的某一部分，我
在这些年里，一有机会必加
以思考，真正不
能记在前人账上的
想，格于形势，他们还能怎
么想呢？今人的不智，是不
能记在前人账上的。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不必讀書目

刀尔登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必读书目 / 刀尔登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203-07554-7

I. ①不… II. ①刀… III. ①推荐书目—中国
IV. ①Z8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9271号

不必读书目

著 者: 刀尔登

责任编辑: 高 雷

选题策划: 北京汉唐阳光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42290

电 话: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63.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0千字

印 数: 10000册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554-7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题记

这本小书，收入的是这两年间发表在《瞭望东方周刊》的专栏文字。

“不必读”这样的题目，不能不承认，有一点危言耸听。起初拟题，心里的想法，是要以批评为主的，然而很快意识到，对古典著作或古典的观念，没有办法持单一的褒贬，那毕竟是我们一半的精神背景，我们在其间活动，判断，理解事物，想像未来，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出发点是改变不了的。对旧观念中的某一部分，我在这些年里，一有机会必加诋诮，但细细想来，真正不满的，是今人对这些观念的态度，而非那观念本身，因为那是古人在许多年前的思想，格于形势，他们还能怎么想呢？今人的不智，是不能记在前人账上的。

传统是个用得越来越混乱的词。有时不得不使用，我难免会想，传统到底是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东西呢，还是我们从过去接受下来的东西呢？这是有点不一样的，后者强调我们对古老经验的处理，怀疑有没有“传统实体”这样一种存在。平时，我们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在说，我们失去了（一大部

分) 传统, 另一种声音说, 传统正在大放光芒; 我们还听到两种声音, 一种在讨伐旧的观念, 一种要拯救往日的遗存。这些观点, 可以都是对的, 要在于新旧这类概念之上, 另有一番判断。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 在这些年里, 都看到自己曾批评过的古老人伦, 当权力摆脱它时, 如何有可怕的面目, 我们甚至有点怀念它的节制了。这和二十年前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不必读书目”本来想拣着常见的、最为阅读的古书发议论, 但在今天, 这样的书实在少, 只好把注意力放在常见的观念上, 而涉及了几种普通读者不大想到去读的书。写着写着, 初衷似乎有点想不起来了, 说来说去, 自己也觉支离, 况且年来国事纷攘, 实难定心, 虽还在一篇篇写下, 已是勉强得很了。此番结集, 文章中粗疏的地方, 信口开河的地方, 没有心思去一处处改正, 只好请读者原谅了。

目录

不读《山海经》	001
不读游记	004
不读《左传》	008
不读公羊	012
不读《老子》	015
不读《论语》	019
不读《孟子》	022
不读《墨子》	025
不读《庄子》	029
不读《孙子》	032
不读图书	035
不读《周易》	038
不读《太玄》	041

不读《命书》	044
不读《尧曰》	047
不读《论衡》	050
不读《贞观政要》	054
不读李白	057
不读李贺	060
不读王维	063
不读韩愈	066
不读四六	070
不读文蔚	073
不读桐城	076
不读袁枚	079
不读文言	083

不读世说·····	086
不读《二十四诗品》·····	090
不读《古文观止》·····	093
不读西游·····	097
不读三国·····	100
不读水浒·····	103
不读红楼·····	106
不读《儒林外史》·····	109
不读《考工记》·····	112
不读《尔雅》·····	115
不读《内经》·····	118
不读茶经·····	121
不读马经·····	124
不读酒戒·····	127

不读酒经·····	130
不读骗书·····	133
不读樵歌·····	136
不读情书·····	139
不读《笑林》·····	143
不读《三字经》·····	147
不读目录·····	150
不读书目·····	153
不读方志·····	156

不读《山海经》

《山海经》是本什么书？地理，历史，方术，小说……都沾点边，又都不尽然。它典型的条目是这样的：

“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

或：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无草木，其阳有金玉，其阴有铁而无水。有兽焉，其状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獬，其鸣自訖。”

《山海经》全书，便是这样一条条地组成，记些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千奇百怪的事情。它涉及的地理范围，近的只在如今的中原一带，远的或至边陲，而更有一大部分，已难以考订。大致的体例，是说某处有某山或某水，出某物，夹杂些神话或占卜的内容。

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是汉代刘歆整理成书的。实际的成篇，当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各时代的抄录者，都添入自己的见闻和见解，所以它里边有周人的知识，也有战国甚至秦汉人才有的观念。这本书能流传到汉代，便近乎奇迹，因为

它背后的某种传统，早已踪迹难寻。

《山海经》要配着图才好看。有印刷术之前，图画不像文字那样容易传抄，所以各时代的山海图，通常只是时人画的。古人以为它恢怪难言，也不怎么严肃地看待它，现代学术拿它当宝贝，因为它里边有非常古老的东西。

上古，神话和现实之间，并没有后来的界线。那时人心目中的外部世界，那些黑暗的森林，高不可攀的群山，广大的海洋，天上的星体和地下的深洞，以及无数种奇形怪状的生物，所有这一切，既难以知晓，又不可理解。每一样被赋名的，都当有个主宰；每一样会移动的，都有神通；每一样新发现的，无论是海平面上的岛屿还是山脊那边的江流，都危险重重。多数人谨守自己的家园，少数人外出游历，带回来各种见闻，既一点点丰富着大家的知识，又巩固着原来的恐惧和向往，因为他们难免把道听途说的事情越传越玄，又难免给自己的经历添油加醋。

《山海经》的时代，大致相当于俄底修斯的时代。在后人眼里，《山海经》闳诞迂夸，但在最早的时候，古人记录这些远国异物，态度是诚实的。古希腊人完全相信有会唱歌的海妖和食人的巨人，我们的祖先谈论“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也就像我们今天谈论“某某公里处有收费站，可以绕过去”之类。

《山海经》，特别是其中最古老的那部分内容，记录的是古人的世界图景，兼出行指南，兼博物志，等等。它汇集了古人给不可理解的世界建立秩序的努力，它试图把零星的世界知

识拼凑起来，形成一幅地图，是地理意义上的地图，但更是哲学意义上的地图。我们不得不致敬于古人的冒险精神，不计生死地摸索未知的世界，一代又一代，就像被一个使命驱赶着，漫游，迁徙，经历着在今天已不可想像的艰辛和风险，以使他们的后代，懒洋洋地坐在恒温房里便能够丰衣足食了。

鲁迅小时候把绘图本的《山海经》，视为心爱的宝书，那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多么能够刺激儿童的想像！《山海经》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书，到现在，恐怕也只适合学者和儿童看。学者之外的成年人如你我者，看不出什么兴味。

不仅看不出兴味，弄得不好，还要看出古怪来。好多人正在拿《山海经》来证明美洲是我们最先到的，以及北极，南极，也许还有月亮。我读过的一篇论文，力证埃及的金字塔是大禹建的，因为《山海经》有一句“禹杀相柳，……及以为众帝之台”，又有一句“相柳之所抵，厥为溪泽”，埃及有金字塔在现在的吉萨（拉丁名Giza，来自阿拉伯语），吉萨和溪泽谐音，所以溪泽就是吉萨，相柳就是法老，金字塔就是大禹修的。另一篇论文，证明犹太人是从中国搬去的，因为《山海经》又说了，“互人之国……炎帝之孙……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鱼妇者，以扫也（理由仍然是谐音），所以犹太人是炎黄子孙，又希伯来者，“西毫”“来”也，明明就说从西毫来的嘛。

这样地读，不读也罢。

不读游记

十一快到了，中国人民玩起来了，乡下的到城里，城里的到乡下，当然只是暂时的换防。野猪野羊，早就躲起来了，苍蝇蚊子，该飞出来了，卖雨伞的，卖门票的，租车的，开店的，打九月就憋着笑，游客也是满面笑容，特别是在照相的时候。

每年我们都抱怨，挤死了，累死了，第二年，我们还是要出游。扪心自问，是什么动机，把成千上万的人，从家里赶出，赶到各种陌生的地方？爬一座费鞋的山，和一块大石头合影，高明何在？离开舒服的床，去躺在草地上，乐趣又何在？自然！自然！我们如是说。我知道许多人相信没有人工痕迹的地表是天然的良药，我知道许多人定期地拜访“自然”，如同另一些人定期地去看看教堂，回来就一身轻松，恢复了对自己的敬重，——“自然”好像是心灵垃圾的倾倒场，又像是顶顶溺爱我们的祖辈，不管我们做了什么，总是拿个糖块，把我们哄得高高兴兴。

徐霞客开始出游时，不可能料到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多

远。他只是“不愿以一隅自限”，想见见广大的世界。这世界比他原先以为的还要大些，提供的趣味，也非他始料所及了。好奇心与对日常生活的不耐烦，是最平常的出游动机，但一个人一游几十年，想必是喜欢上了旅途中的生活，那是充满变化的，又仿佛总有新的目标。

大名鼎鼎的《徐霞客游记》，常常被当作地理学著作来推荐，徐霞客本人，也给奉为地理学家。徐霞客确乎对山水怀有一种知识的兴趣，这也是他高明于另外一些文人游客的地方，但如果说如实记述所见所闻，就会是地理学，这固然是敬重徐霞客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对地理学，特别是那个“学”字，就有失敬重了。咱们普通读者，大可忘掉“地理”云云，放心地拿它当游记读去，我敢保证，《徐霞客游记》里不会有任何内容，来干扰这单纯的兴趣。

刘勰谈到晋代山水诗的兴起，说过一句话，叫“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初听起来有点费解，老庄难道不是更号召“回到自然”吗？原来，刘勰说的是对自然的态度，在庄子那里，自然是人的哲学本体，这固然高妙，但登山临水，也就成了严肃的事情，而谢灵运等一批诗人，把山水当成寄情之地，虽然深思少了，高兴却多了。古代文人写山水的诗赋很多，大抵的思路，是描述山水的悦心和悦目，这个多好看呀，那个多奇怪呀，这样的文章，我们在中学课本中见到许多，都写得很漂亮。

刚上路的徐霞客，也和大家一样，搜奇访胜，消闲遣兴而

已。他最先去的，是那些所谓的名山大川，天台雁荡、黄山庐山之类，写下的记行文字，虽然以日编次，和其他文人的游记，并没什么特别的不同，仍如刘勰说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而已。一望可知，他是在写文章，要给别人看的。后来，慢慢地他就有了一些变化，行程变得任意，并不一定要去有名的地方，写的日记，也越来越随意，尽管没有完全放下文人的身段。

《徐霞客游记》中最好看的，是最后一批日记，特别是《滇游日记》。其中最好看的，又是曾被钱谦益批评为“多载米盐琐屑，如甲乙账簿”的，写旅途中日常遭遇的文字。有些读者看完《徐霞客游记》，可能要问，除了作者善于属文，它与我们写的游记，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徐霞客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他那种寻脉探源的好奇心，是异乎别人的，而他没有功用的目的，在路上断断续续走了几十年，又是前无古人的。

历代评介徐霞客的文章，要属清初潘耒给游记写的序，说得最好。潘序中最好的一句，是说徐霞客“无所为而为”，也就是为游而游。潘耒还说：

“近游不广，浅游不奇，便游不畅，群游不久，自非置身物外，弃绝百事而孤行其意，虽游，弗游也。”

一巴掌打倒一大片，按他的说法，我是没有“游”过的了。徐霞客的不同于常人，在于他——特别是后来——是在行，而限于游了。行与游不同，前者是一种生活方式，后来

至多是观照方式。古有所谓“卧游”一说，徐霞客最后得了足病，躺在家里，也只好“卧游”了。卧游是可以做到的，卧行是做不到的。

不读《左传》

《左传》和《史记》，是我最喜爱的史籍。为什么说不读呢？读了影响信心。这信心来之不易，受国家教育这么多年，从小好好学习社会发展史观，知道人类天天向上，制度越来越好。《左传》记录的春秋时代，按教科书说法，是在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听，又是奴隶，又是封建，和咱们现在的制度，差着好几个阶段，比旧社会还旧，比古代还古，简直就是暗无天日了。

记得有人评选“最喜爱的时代”，有说宋朝的，有说大汉的，问到我这里，答以春秋。话一出口就赶紧忏悔，用着计算机，打着青霉素，沐浴着自来水以及主义带来的阳光，怎么可以向慕野蛮、艰苦的上古呢？无非是《左传》读多了。可见便是好书，也有不读的理由。

有意思的是，春秋时代的人，倒不像我们这样，觉得自己恭逢盛世，睡梦里也要干笑三声。特别是春秋后期的士人，比如孔子吧，唉声叹气，对社会不满。春秋到战国，一大批读书人，受这阴暗心理的影响，一直在寻找制度出路，当时，一种